

逝 去 的

雲



— 思哲 —

【前 言】

這是我個人比較心愛的一篇，並不僅因為它是自己的第二篇小說，也不僅因為它是篇得獎作，最重要的是文中的他和她都是我所熟悉與欣賞的。謹在此虔誠祝福他和她，以及“雲”——那位只聽他談起而未曾相識的女孩。作者誌於1968,12月1日

圖書館人很多，他有種慌亂的感覺，急切地找了個靠窗的位子。剛坐下，對面埋首看書的女孩很自然地抬頭瞟他一眼，眸光交會，他沒想到是她，正遲疑著，她却微微一笑，算是招呼。

「沒課嗎？」她先開口。

「有，德文。」他吝嗇著言語。

「不想上？」她笑著問，並不包含訝異。

「嗯，」他還是有點不好意思，反問了一句：「妳呢？」

「一整下午都沒課。我正看 James Joyce 的 *Dubliners*，這只是一種嘗試。」

這時他才注意到桌上那本英文書。他記得裏面

57 年暑期青年育樂活動復興文藝營創作比賽本校得獎作品

有篇「The Dead」，聽說是這本選集中最好的一篇，但他讀來只覺文筆艱澀，故事裏許多象徵，他到現在還搞不清楚。

「噢，倒不簡單，怎麼不讀他的Ulysses，那本不是更有名嗎？」他語氣中略含俏皮，似乎在笑她也隨波逐流。

其實所有人還不都是一樣，總是人云亦云；就像有一陣子盛行存在主義，幾乎所有自認為是才子佳人的，話題都不時扯到這上面去。那本Ulysses，他大一時曾買來想硬啃，結果只是成為書櫃裏的裝飾。所以他說這句，也等於是嘲笑自己，他常常如此的。

她却煞有介事地回答：「二年級時，「英美文學研讀」課，我就打算選這本Ulysses。」

突然，他興趣提高，「奇怪，妳怎麼不選些女作家的作品，像Anne Porter，Katherine Mansfield，Virginia Woolf，她們都相當不錯呢。」他停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我特別向妳推薦Mansfield。因為我深信女孩的世界是和男孩絕對不同的；女孩的世界更隱秘，更值得探尋發掘，而Mansfield就以她的美妙文筆，極細膩地描畫出女孩的世界。所以妳真的可以好好欣賞她的作品。」

他還舉了幾篇作品為例，但剛說完，他就感到後悔，他極少會和別人談這些，尤其是女孩子。

她靜靜聽他說完。「哦，也許我該選她的作品，我也真想知道是否她的世界就是我們女孩的世界。」

「妳時常那麼容易受別人影響嗎？」天性中某種東西又在作祟，他嘴角泛起嘲弄的微笑；雖然他一向顯得落落寡歡，甚至太過於嚴肅抑鬱。

她否認了，但並不生氣。一陣緘默，他翻開有機化學，這才是他上圖書館的目的，何況他已說得够多了。不久，他跟她說再見。兩堂有機，他不想缺課。臨走時，他問了她的住址，很自然地。

他第一次看到她是在一次郊遊露營，那時剛開學。他記得那晚一大群人圍著熊熊的火光，玩著團

體遊戲。或許是喧鬧及嘻笑使他很不習慣，他沒有加入，只是遠遠地望著他們，注視著火光的躍動。由於一向欠缺自信，他在群眾裏總感不自在，時常會墜入個人孤寂空靈的世界。

我是不屬於他們的，我原不該來的。他想。

就是那時，她向他走來。不知是因好奇於他的落寞孤獨還是什麼，總之她主動跟他聊起來。她爽朗明快的語調令他克除羞怯。

她是外文系，新鮮人。他告訴她，他是醫科二年級。

「你讀醫科啊！」她感到驚訝，「好像要唸很久，五年吧？」五年對她似乎已够長了。

「那裏，要七年呢——五年就好了。」他特別強調「七」字，似乎企圖以漫長的七年來作為自己厭惡學醫的理由之一。

那晚，他們談得並不多，而且都是美國現代文學方面，他提到福克納，田納西威廉等人的作品。他從沒料到以後會再遇到她。

※ ※ ※ ※

心理學教授正舉例講解昇華作用（Sublimation）。雖然他很喜愛這門課，但這些他早懂了。他把視線集中前排最右邊那有著一頭微卷的長髮，兩眼大而深的女孩。每次望著她，他就癡憶起「奇蹟」中卡露貝克聖潔而美麗的臉孔。其實這同班女孩並不像銀幕上的卡露，但在他眼中，她們都是那樣美好，以致時常會攪混一起。在他內心裏有一大塊原始的領域分別為她們所佔據。

很久以來，他就在追尋一個和他同類型的女孩，而他相信她和他同屬於少數中的少數。那種懂得幻想，有著別人夢不到的夢境，在憂鬱中帶點灑脫，很敏感很深沈但偶而又會表露出一絲天真稚氣的。雖然他從未和她談過幾句話，也只是暗地裏欣賞她，但他發覺她和他很相像。每次遇到她，他總感受痛楚與撼動，他會苦惱地低下頭。

或許因為她，再加上那陣子家裏的一連串打擊，使他急於找個人發抒內心的鬱結，於是想起那

明爽的外文系女孩。

他草了封書簡。當然第一封他只和她談些現代文學。她很大方地回信。就這樣他和她開始了一份淡而純的友誼。他們通信並不勤，他也不會想到要特別去文學院找她，只是偶而在校園相遇，短暫地聊聊。

經過幾次的交談和通信，他感到她很聰敏慧黠，但欠缺深邃氣質，他自信能够把握她許多乖巧的思維。雖然她有時會跟他編故事開玩笑，藉以掩飾自己（正如同他），而他也上過當，深信不疑，直到她承認只是一些帶玩笑的話；但他始終認為她很單純，並非不容易被瞭解。他就曾幽她一默：「一個人如果根本沒有東西可隱藏，而竟企圖隱藏，妳想可能嗎？」他不知她說的有關她自己、家庭等一切是否全是真的，但那有什麼關係呢？重要的是他只把她視為可傾訴的對象，雖然他明知她和他幾乎是截然不同的。

有次，他們在校園邂逅，她請他上福利社吃餅乾冰淇淋。

「你那篇精神醫學的文章寫得真好，想不到你也寫這類性質的文章。」她提起他們醫學院刊物內他以真名發表的一篇。

「謝謝！」他淡淡地笑笑。

妳想不到的事多著呢！他用各種筆名在院刊及全校性刊物發表過不少散文，還有介紹性的哲學作品，有些他跟她提起，有些則沒告訴她，如果她稍稍瞭解他，她該曉得是他寫的。

「不知為什麼，有時我會莫名其妙地恐懼整個宇宙將在一瞬間隕滅消逝，生命也將跟著結束，所以我總盡情地玩樂，但是我卻又會覺得生活似乎永遠那樣無聊單調和重複。」

她突如其來地說了這麼一大堆，令他很意外。

這是認識她以來談話最嚴肅的一次了。他想。

「我記得愛默生曾說過『我們希望生活高超聖潔，却總不免有一種貪慾和浪費生命的感覺。』」偶而地我就會有這種迷惘的感受。」她繼續低語著。

他注視著她，眼神充盈著瞭解與同意。「我想也許這是此一時代裏某些青年必然有的過渡。如果我們曾感到困惑與焦灼，不要緊，畢竟我們都還在成長，不是嗎？」他說道。

「你知道嗎？你真該進文學院，真的，譬如唸我們外文系。」她忽然笑著說，但語氣很真摯。

「不見得吧，我倒認為醫學頂適合的。」他諷諷地笑著。

事實上他一直想唸哲學系，但幾年來家裏一波又一波的變故，以及他本身心境的變遷，使他不敢再思及哲學。他曾告訴她，他一直在逃避哲學，或許她不瞭解他的感受及深意，但他並不在乎。

※ ※ ※ ※

他們交往沒幾個月，他接到她一封信，說她戀愛了，對象是同班同學。

「我第一次發覺喜歡一個人並且被人喜歡是件非常美妙的事，我整個沈醉了。」她如此寫道。

他回信為她高興，並祝福。但他內心略感悵惘，就像一件心愛的東西，雖然並不想擁有它，但一旦被別人獲得時，却有股說不出的惘然滋味。

她沒再來信。而那時家裏波折又起，期末考緊接著來臨，他也無暇思及，只是偶而，他會想起她。

直到那天，下學期開課已有一段時間，他和她不期而遇。也許久不通信，他們談得很多。最後他關心地問及她的「他」。

她却揚揚眉毛，嘴角掀起笑意。「哦，他啊？那已是過去的事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如果他是很好的男孩，妳實在——」他誠摯地說，絲毫不帶幸災樂禍。

「我們沒什麼，只是發覺彼此志趣不合，就很自然地分開。不過我的確擁有一份美好的回憶。」說完，又反問他：「對了，你的同學那叫『雲』的女孩最近怎麼樣？你和她有進展嗎？」他曾在的一封信上提起她，以及他對她的欣賞，甚至連他內心稱呼她「雲」都說出來。那是僅有的一次在信箋裏提及那個女孩。後來他們碰面，有時她會

57 年暑期青年育樂活動復興文藝營創作比賽本校得獎作品

好奇地問及那女孩「雲」。

「妳想會有進展嗎？我連和她說話都不敢。有時我們簡直形同陌路人。」他苦笑著似乎不願再談。但不由自主的他又會描述著雲的幽邃以及她美好的氣質。說著說著，忽然他頓住了。我真不該在一個女孩面前讚美另一個女孩，他想。

「看你那麼欣賞她，我也真盼望能結識她，很可能我也會被她迷住呢！」她笑得很甜。

她的小嘴笑時顯得特別動人，他想。但是雲的笑容更令人難忘。當她微笑時，那張憂鬱的臉所綻開的笑靨，是那樣溫煦柔美，又那樣幽遠深邃。他每次回憶她的笑，就感到極大的快慰和溫暖。

※ ※ ※ ※

繳上分析化學試卷後，他輕快地朝文學院走。二年級快結束，他想找她談談。遠遠地就望見她和幾位女生嘻嘻哈哈笑談著，好像也剛考完。她看到他，也不知對同行女伴說些什麼，然後就走過來愉悅地喊聲：「嗨！」他笑笑，便和她並肩而行。雖然明天還考共同的一科軍訓，但對他們而言，大考已過去了，他們都想好好聚晤一番。

杜鵑花城的草地是最適宜仰臥遐思的。他們眺望著浮雲，各人想各人的，有時也笑談一兩句。他又把她和「雲」相比較。她們是多麼的相異啊！他想。驀然一個念頭萌生，他試圖測出他對她的瞭解程度，以及她到底懂得他多少。

「有一件事我一直跟妳開玩笑，但現在我覺得應該告訴妳真話。對妳，我深感抱歉的是，」他頓一頓，盡量顯得真摯誠懇：「我曾經說過的所有關於那女孩雲的事，都是假的。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叫雲的女孩，那只是我個人的理想，一種 Fantasy 罷了。」爲了加重這話的真實性，他又說道：「如果妳唸過心理學，妳就會曉得這在心理學來說是種 Compensation。我想妳也知道，在我們班上，在學校裏，甚至其他地方都不可能有這樣美好的女孩，不是嗎？對這事，我……我希望妳能諒解……。」只要他真的想「演戲」，他會演得極好

的。

她相信了，懂事地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我了解你的想法。」然後若有所思地陷入沈默。

他早知她會相信的，因爲他太瞭解她了。而她竟無法懂得他。他內心感到極端的失望和痛苦。爲什麼人與人之間是這樣難以溝通交流？爲什麼在這世上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够稍微懂得他，能體會出他內心深處的思維？爲什麼，爲什麼呢？他幾乎要狂喊。——不，也許，也許雲能懂得的，因爲她和他是具有「相埒」的靈魂的——可是，雲果真和他同一類型？那種屬於少數中的少數嗎？或許雲根本和他不同，或許她只不過是他的幻想，他的美夢。難道她從未存在過？他不禁感到惶惑。他大半的時間，只是個理想家，一位造夢者，而那些夢與理想是那麼脆弱縹緲，總是輕易地就殘缺破碎。那麼這世上是真的沒有一個叫雲的女孩了。驀然雲的身影變得模糊不清，長久以來困擾他的一道無形的網逐漸消逝，他頓感一陣釋然。

他側轉臉望著她沈思的面孔，發見她竟有著平常少見的深沉和成熟。她不瞭解他，但只要她信任他，那就够了。他想：三年級轉到醫學院上課後，一定要常常到校總區找她。

於是她坐起，喚著她，開懷地笑著：「妳瞧，這是我得意的傑作了，想不到妳也上當！」她聳聳肩，綻起笑靨。

忽然他躍起來，牽著她的手。「走！請妳吃冰棒去！」

微風輕拂著椰樹，金燦的陽光把他們半跑半跳的身影拖得長長地，這時杜鵑花城的一切是顯得那樣美好與靜謐……。

The end

（本文獲文藝營小說榮譽獎）

